

中国古典将侠小说精品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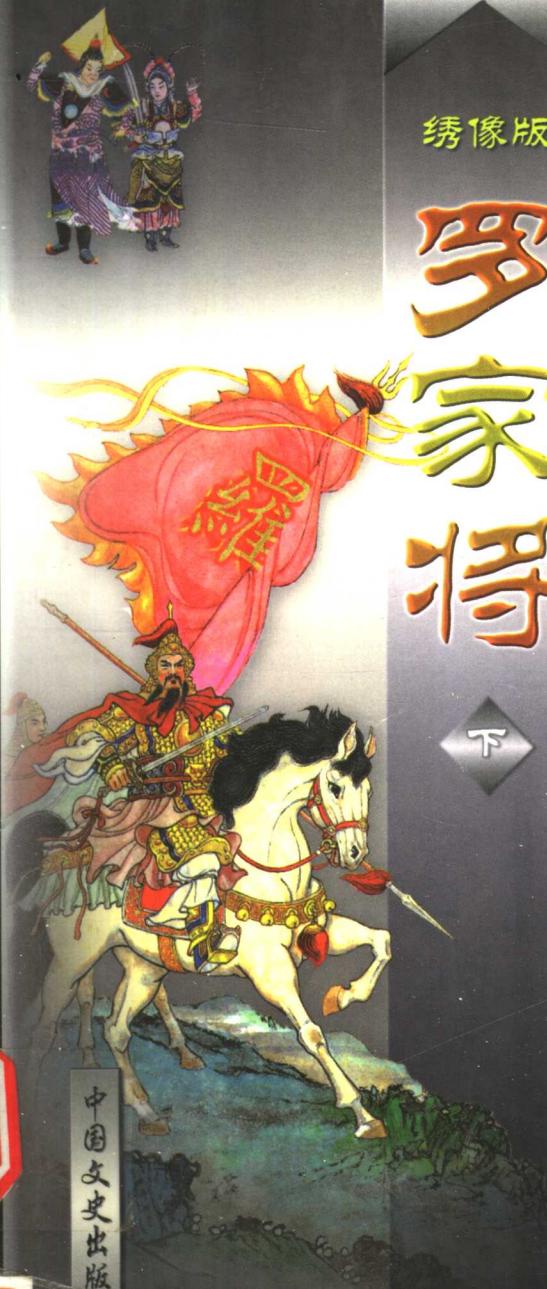
【清】佚名著

绣像版

# 罗家将

下

中国文史出版社



中国古典将侠小说精品集

# 罗家将

下册

(清)佚名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 目 录

## 罗 家 将

第五十七回	众降将金殿封官 尉迟恭御园护主	.....	(353)
第五十八回	挂玉带秦王惹祸 入天牢敬德施威	.....	(360)
第五十九回	尉迟恭脱祸归农 刘熙閼兴兵犯阙	.....	(368)
第六十回	紫金关二王设计 淤泥河罗成捐躯	.....	(372)
第六十一回	罗成托梦示娇妻 秦王遇赦访将士	.....	(380)
第六十二回	尉迟恭诈称疯魔 唐高祖敕赐鞭锏	.....	(383)
第六十三回	报唐璧叔宝让刀 战朱登咬金逞斧	.....	(391)
第六十四回	四王洒血紫金关 高祖庆功麒麟阁	.....	(395)
第六十五回	升仙阁奸王逞豪富 太医院冷饮伏阴私	.....	(401)
第六十六回	天策府众将敲门 显德殿太宗御极	.....	(405)

## 绿 牡 丹

第一回	骆游击定兴县赴任	(413)
第二回	王公子桃花坞游春	(419)
第三回	骆宏勋命余谦硬夺把戏	(424)
第四回	花振芳求任爷巧作冰人	(430)
第五回	亲母女王宅显勇	(435)
第六回	世弟兄西门解围	(441)
第七回	奸兄为嫡妹牵马	(447)
第八回	义仆代主友捉奸	(451)
第九回	贺氏女戏叔书斋	(455)
第十回	骆太太缚子跪门	(460)
第十一回	骆宏勋扶榇回维扬	(465)
第十二回	花振芳救友下定兴	(470)
第十三回	劫不义财帛巴氏放火	(475)
第十四回	伤无限天理王姓陷人	(480)
第十五回	悔失信南牢独劫友	(485)
第十六回	错杀奸西门双挂头	(491)
第十七回	骆母为生计将本起息	(496)
第十八回	余谦因逞胜履险登高	(501)
第十九回	十安街头父跑马	(505)
第二十回	四望亭上女捉猴	(508)
第二十一回	释女病登门投书再求婿	(512)

第二十二回	受岳逼翻墙行刺始得妻	(518)
第二十三回	中计英雄龙潭逢杰士	(523)
第二十四回	酒醉佳人书房窥才郎	(528)
第二十五回	书房比武逐义士	(533)
第二十六回	空山步月遇圣僧	(537)
第二十七回	鲍自安寻友三官庙	(542)
第二十八回	花振芳觅婿龙潭庄	(546)
第二十九回	骆宏勋私地救孀妇	(551)
第三十回	濮天鹏法堂闹问官	(555)
第三十一回	为义气哄堂空回龙潭镇	(560)
第三十二回	因激言离家二闹嘉兴城	(563)
第三十三回	长江行舟认义女	(568)
第三十四回	龙潭后生哭假娘	(572)
第三十五回	鲍家翁婿授秘计	(576)
第三十六回	骆府主仆打擂台	(580)
第三十七回	怜友伤披星龙潭取妙药	(584)
第三十八回	受女激戴月维扬复擂台	(588)
第三十九回	父女擂台双取胜	(593)
第四十回	师徒下山抱不平	(598)
第四十一回	离家避奸劝契友	(603)
第四十二回	惹祸逃灾遇世兄	(608)
第四十三回	胡金鞭开岭送世弟	(612)
第四十四回	贺世赖歇店捉盟兄	(617)
第四十五回	军门府余谦告状	(622)

---

第四十六回	龙潭庄董超提人	(627)
第四十七回	花振芳两铺卖药酒	(631)
第四十八回	鲍自安三次捉奸淫	(635)
第四十九回	鲍自安携眷北迁	(640)
第五十回	骆宏勋起解遇仇	(645)
第五十一回	施茶庵消计放火援兄友	(649)
第五十二回	四杰村余谦舍命救主人	(653)
第五十三回	巴家寨胡理怒解隙	(657)
第五十四回	花老庄鲍福笑审奸	(662)
第五十五回	宏勋花老寨日联双妻妾	(666)
第五十六回	自安张公会夜宿三姑儿	(670)
第五十七回	张公会假允亲事	(674)
第五十八回	狄王府真诉苦情	(678)
第五十九回	忠臣为主礼隐士	(682)
第六十回	奸臣代子娶煞星	(686)
第六十一回	闹长安鲍福分兵敌追将	(690)
第六十二回	夺潼关胡理受箭建大功	(694)
第六十三回	狄钦王率众迎幼主	(698)
第六十四回	圣天子登位封功臣	(702)

## 第五十七回

### 众降将金殿封官 尉迟恭御园护主

当下秦王入朝高祖，山呼礼毕，因奏道：“臣儿赖父王洪福，所到之处，无有不胜。今有归降众将，共三十六员，俱有莫大功劳，求父王一一加封官爵。”遂把册籍二本呈上，放在龙案。

高祖看一本是“众将归降册”，一本是“功劳簿”。

高祖观看归降册，第一个是山东秦琼，高祖大喜，传旨宣临潼关救驾人进来。

茂公道：“这功劳不小。”

叔宝来到丹墀，山呼万岁。

高祖道：“平身。卿家未归唐之前，先有救驾之功，后面功劳，也不必看，封卿为护国公之职。”

叔宝谢恩，穿了国公服式，站在一边。

高祖又看到罗成功劳甚大，传旨宣上来。

罗成来到殿前俯伏，山呼万岁。

高祖见他青年秀逸，武艺高强，心中大喜，加封为越国公。披了服式，也站在一旁。

高祖又看到徐勣，在金墉时节改诏救驾，有“本赦秦王李世民”这一句，其功不小，以下不必看了，宣进朝中，朝拜已毕，加封为镇国军师英国公之职。披了服式，站在一旁。

高祖看到程咬金名字，想道：“程咬金乃是山东的响马，后来又助李密，曾月下赶秦王，斧劈老君堂，这个罪名，却也不小。”传旨绑进来。

一声旨下，殿前校尉，如狼似虎，立刻赶出午门，把程咬金夹领带一揪，掀翻在地，将绳索绑了。

咬金连声叫苦，被校尉推至金阶，大叫道：“万岁呀！人来投主，鸟来投林。大家都有功劳，为何薄我？”

高祖骂道：“你这贼，可记得月下赶秦王，斧劈老君堂的大罪么？”

咬金哭叫道：“万岁呀，岂不闻桀犬吠尧，各为其主？昔日做李密的臣子，但知有李密，不知有秦王。如今归顺万岁，就是唐家的臣子，自当要赤心报国。俺这狗性是极有真心，最好相与的。再无一言哄万岁爷。”

高祖听他这话也说得有理，忙把功劳簿一看，见他也有许多功劳，即下旨道：“看你功劳分上，赦你无罪。松了绑，封为总管之职。”

咬金谢恩，换了服式，犹如死里逃生，快活不过，也立一旁。

高祖又看到尉迟恭名字，就想着日抢三关，夜劫八寨，追逼小秦王，三跳红泥涧，不觉大怒道：“此贼来了，不许朝见，速斩首。”

众校尉领旨，将尉迟恭衣衫剥下，立刻绑了，只等行刑旨一下，就要开刀。

秦王一见，连忙跪下奏道：“父王，抢关劫寨，本该处斩。但此时各为其主，后来投臣儿，御果园独马单鞭，来救臣儿的功劳，也可准折得过。望父王开恩。”

高祖闻奏，心中一想道：“他既肯赤身露体，不避刀枪，前来救驾，也可饶他一死。”

高祖未曾传旨，只见太子殷王建成、齐王元吉，满面怒色，

心怀妒忌，一齐上前奏道：“父王，莫听世民之言。臣儿细想，尉迟恭之功，其中有假。”

高祖便问：“如何有假？”

建成道：“臣儿闻得单雄信名扬四海，有万夫不当之勇。尉迟恭单鞭独马，又不穿衣甲，如何战得他过？”

元吉也奏道：“父王，臣儿闻得御果园，离澄清涧有五里足路。徐勣虽然马快，往还就是十里路。那单雄信莫是有名的大将，就是略有小本事的将官，十个世民也被他结果了。所以知他这功劳是假的。如今世民这般卫护他，实系蓄心不善，故此收罗这些亡命之徒，日后定然扰乱江山。依臣儿之见，不若速斩尉迟恭之首为是，其余众将速调他方。若留在长安，只恐为祸不小。”

高祖闻言，未曾开言，又见秦王奏道：“父王，御果园尉迟恭救臣儿，乃是真的，莫听王兄御弟之言。父王若不信，且叫尉迟恭演这一功，与父王观看。”

建成道：“如要演，可在御果园中，也要照样离园五里，尉迟恭去洗马，也要徐勣去唤。往还若差了些儿，其功尽假。”

高祖准奏，又问：“单雄信何人去扮。”

元吉道：“臣儿手下有一王云，可以去扮。”

高祖道：“好。”把以下三十余人，尽封总兵，明日御果园演功，就此退朝，众官回府。

再说殷、齐二王，回到府中，元吉叫声：“王兄，你看世民今日回来，这些将官个个如龙似虎。日后父王归天，这座江山，谅王兄无分。为今之计，欲图日后江山，不如今日先除世民。”

建成道：“计将安出？”

元吉道：“趁明日在御果园演功，只叫王云去杀了世民，这天下还怕何人得了去。”

建成道：“若杀了世民，父王必定追究，万一王云说出来，如何是好？”

元吉道：“待王云成事回来，我们就把王云杀了，这事死无对证了。”

建成大喜，吩咐唤王云来。

那王云身长一丈，青脸黄须，却与单雄信相貌一般，武艺精强，善使大刀，只因打死了人，逃在殷王府中。一时闻唤，走到面前，就问何事。

二王道：“王云，孤家明日有事用你，你敢去么？”

王云道：“千岁爷，俺王云要没有二位千岁爷相救，死多时了。虽粉身碎骨，也难报千岁的大恩，今日用俺之处，自当不避水火。”

二王道：“好一个王云！明日尉迟恭在御果园演功，先有秦王在园游玩，要你假扮单雄信，可把秦王杀了，我把贵妃赏你为妻。日后孤登九五，封你一个大大官职，须要用心前去。”

王云听了这话，就应道：“千岁爷要杀那尉迟恭，俺就去；若杀秦王，小人怎敢？”

建成道：“王云，你若杀了秦王，有事都在孤身上，包管你无事。孤家日后做了皇帝，你就是大大的开国勋臣了。你可用心前去。”

王云只得依允，不表。

再说尉迟恭朝散回来，闷闷不乐，黑、白二夫人问其何故。

尉迟恭道：“二位夫人有所不知，只为明日十二月初一日，圣上有旨，要演昔日洛阳御果园救驾的功劳。今当天气寒冷，怎生下水洗马？不要说救驾，就是冻也冻死了，如何是好。”

黑氏听了，忽然想起，说道：“相公不必心焦，前日李靖老爷临去时节，曾送你一丸丹药，叫你到十二月初一日，用烧酒服之，可避大难。如今果有大难，服之想来不妨。”

敬德闻言大喜。到了次日，先吃酒饭，然后吃药。那药才吃下咽喉，身上好似火烧，心中却像油煎，汗淋如雨，胜如六月炎



天，即提鞭上马，来至御河。他就脱了盔甲，把马去了鞍，自己又脱了衫袄，往河中一跳。滚来滚去，好不燥皮，自己洗了一回，然后牵马在河中去洗，

岸上立着许多人来着，起初都与尉迟恭担忧，后来看他在水中，好似戏水的一般，大家惊异，不表。

再说高祖这日驾到御果园，登万花楼，聚集文武百官，要看尉迟恭演功。

高祖便问：“今日演功，那假单雄信可曾端正了么？”

元吉道：“端正多时了。”

高祖就令秦王与徐茂公先到御果园游玩。二人领旨，下了万花楼，来至下面。

茂公道：“主公，今日演功，却要带了刀去，须要仔细提防。那王云不是善良之人，小心为是！”

秦王道：“晓得。”就提了定唐刀，同茂公上马，也往假山上去，指手画脚的观看。

再说那元吉就吩咐王云：“不可忘却我的言语。”

王云道：“晓得。”上马提刀要行，被秦叔宝扯住道：“那单雄信用的是枣阳槊，不是用砍刀，你可换了槊去。”

元吉道：“兵器总是一样的，王云你换了槊去吧。”

王云不敢争执，就换了槊，来至假山，大叫：“唐童，俺单雄信来也！”

那秦王是防备着的，听见一下喊叫，就往山下一跑。

王云随后赶来，茂公上前扯住假单雄信的战袍，假作慌忙之状，叫：“单二哥不可动手。”

王云变着脸道：“我与你什么朋友？”说罢，即拔腰间所佩的宝剑，唰的一剑，把袍割断。

茂公把手一放，竟拍马出园，飞奔往御河来，离河还有十里路，就叫：“救驾！”

那尉迟恭是有心等候的，远远一闻徐茂公的声音，就举鞭上马，竟跑往御果园来，大叫一声：“勿伤我主！”这一声喊，犹如青天上一个霹雳。

那王云追赶秦王，见秦王在假山后，团团走转，举槊便打。

秦王大惊道：“不过在此演功，只当玩要做戏一般，却怎么认起真来？”

王云喝道：“谁与你玩要做戏来，当真要来取你命了！”就把槊打来。

秦王大怒骂道：“好贼子！怎么当真起来！”遂把定唐刀一架，交战起来。

秦王那里是王云的对手，只得又走，王云随后赶来，不料尉迟恭忽然就到。

那高祖在万花楼上观看，见尉迟恭人不披甲，马不加鞍，果然单鞭独马，威风凛凛，声如霹雳，心中大喜；又见王云十分无礼，要伤秦王，心中发恼，看见尉迟恭到来，心中放宽。

尉迟恭大叫：“勿伤吾主！”

王云看见尉迟恭赶来，遂弃了秦王，举槊向尉迟恭打来。

尉迟恭把鞭往上一架，就乘势把王云一鞭打死。

三人齐来复旨，高祖看见那尉迟恭赤身跑到楼下，一些寒冷也不怕，心内十分惊异。

只见建成奏道：“尉迟恭无礼，打死王云，望父王正罪。”

秦王亦奏道：“今日虽只演功，王云却认真要害死臣儿。幸亏尉迟恭前来救驾，望父王开恩。”

高祖心下明白，不说出来，遂封尉迟恭为总兵，就此回宫。尉迟恭家将取衣服与尉迟恭穿好回衙。

未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第五十八回

### 挂玉带秦王惹祸 入天牢敬德施威

当下高祖回宫，君臣相安无事，如此过了一年。不道高祖内苑有二十六宫，内有二宫，一名庆云宫，乃张妃所居，一名彩霞宫，乃尹妃所居。

这张、尹二妃，就是昔日炀帝之妃，只因炀帝往扬州不回，留在晋阳宫，甚感寂寞；又闻内监裴寂说李渊是真主，就召李渊入宫，赐宴灌醉，将他抬上龙床，陷以臣奸君妻之罪，李渊无奈，只得纳为妃嫔。但张、尹二妃终是水性杨花，最近因高祖数月不入其宫，心怀怨望。

不久，这张妃、尹妃和建成、元吉发生了暧昧。二王本是好色之徒，不管名分攸关，他们常常在一起饮酒作乐，并做些无耻之事。

再说秦王因出兵日久，记念王姊，这时姊丈柴绍业经病亡，不知王姊如何，遂往后宫相望。

公主令侍儿治酒，饮至傍晚，秦王辞出，从彩霞宫走过，听得音乐之声，只道父王驾幸此宫，便问宫人道：“万岁爷在内么？”

那宫人见是秦王不敢相瞒，便说道：“不是万岁爷，是太子与齐王也。”

秦王闻言大惊，吩咐宫人，不要声张，轻轻往宫内一探，果见建成抱住尹妃，元吉抱住张妃，在那里饮酒作乐。

秦王望见，惊得半死，叫声：“罢了！”欲要冲破，不但扬此臭名出去，而且他性命决然难保。千思万想，想成一计道：“呀，有了，不免将玉带挂在宫门，二人出来定然认得，下次决然不敢，也好戒他们下次便了。”就向腰间解玉带，挂在宫门，竟自去了。

再说建成、元吉与张尹二妃戏谑一番，见天色已晚，二王相辞起身。

二妃送出宫门，抬头一看，见宫门挂下一条玉带，四人大惊。

二王把玉带细细一看，认得是世民腰间所围，即失色道：“这却如何是好？”

二妃道：“太子不必惊慌，事已至此，必须如此如此。”二王大喜去了。

次日高祖临朝，文武朝拜已毕，忽见内宫走出张、尹二妃，跪下哭奏道：“昨日臣妾二人，同在彩霞宫闲谈。忽见秦王闯入宫来，遂将臣妾二人，十分调戏，现扯下玉带为证。”就把玉带呈上。

高祖一见大怒，叫美人回宫，即宣秦王上殿。

秦王来至殿前俯伏，高祖见他腰系金带，便问道：“玉带何在？”

秦王道：“昨日往后宫，相望王姊，留在他处。”

高祖道：“好畜生，怎敢瞒我？”就命武士拿下，速速斩首。

众武士领旨，一齐将秦王绑了，推出午门。

秦叔宝忙出班奏道：“万岁爷秦王有罪，可念父子之情，敕其一死。臣将他囚在天牢，等待日后有功，将功折罪便了。”

高祖道：“本该斩首。今看秦恩公之面，将这畜生，与我下



入天牢，永远不许出头。”

武士领旨，将秦王押入天牢去了。

建成见了这事，心满意足，上前奏道：“世民下入天牢，众将都是他心腹之人，定然谋反，父王不可不防。”

元吉奏道：“父王可将众将调去边方，不得留在朝内。倘有不测，那时悔之晚矣！”

高祖怒气未平，因说道：“不须远调，单留秦琼在朝，余者革去官职，任凭他们去吧。”

叔宝就启奏，要告假回山东祭祖一番。高祖准奏，钦赐还乡，候祭祖毕，就来供职。叔宝谢恩，高祖退朝入宫。

那些众将见旨意一下，个个收拾行李，各带家小回乡去了。

罗成要与叔宝同往山东，程咬金道：“罗兄弟所见极是，小弟亦要往山东，我们大家共往吧。”

叔宝、罗成大喜，各带了家眷，竟往山东去了。

那徐茂公依然扮了道人，却躲在兵部尚爷刘文静府中住下。

独有尉迟恭吩咐黑、白二夫人：“前往山后朔州麻衣县致农庄去住，家中还有妻儿。你们一路慢慢而行，等我往天牢拜别秦王，然后一同回去。”

白夫人道：“将军速去速来，凡事须要小心，妾在前途相等。”

尉迟恭道：“晓得。”

黑、白二夫人带领车马，竟往山后而行。

那尉迟恭出了寓所，避入冷寺，等到下午，拿了些饭，扮作百姓，来到天牢门首。见一个禁子，尉迟恭把手一招，那禁子看见，便走过来问道：“做什么？”

尉迟恭道：“我是殷王差来的，有事要见你家老爷。”

禁子道：“什么事？”

尉迟恭道：“有一宗大财喜在此，你若做得来，就不通知你